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六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設官部三 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總載

太師一

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爲之 武王克殷作周官立太師以太公爲之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 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爲之 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

光為太傅遷太師又以馬宮為太師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太后詔令太師毋朝賜靈壽杖黄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杖賜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也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　魏世不置　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冏為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拜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後魏北齊後周隋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禎武彠竇毅韋元貞張説裴光庭而已

增五代以昇藩鎮及贈官見三公總序　宋自祖宗時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彦博吴榮王顥宣和中蔡京童貫鄭紳靖康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初秦檜張俊紹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文彦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佐燕王元儼吴王顥燕王俁趙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葢王於光宗

爲親伯父用優禮也　遼金元明俱詳總序

太師二

增逸禮曰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爲師謂之大公武王嗣位號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爲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今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

杖黄門令爲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

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

與卓爭權後嵩爲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

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

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公今日變爲鳳凰卓笑曰

卿早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

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賜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顔真卿傳德宗立拜太師正色立朝剛而有禮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唐書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悲其風烈　五代史曰馮道爲太師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　東

都事略曰文彦博召赴闕司馬公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事

太師三

原尊師　問道漢詔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大戴禮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布衣

青蓋張良世家封萬户侯爲帝王師布衣足矣　後漢書董卓爲太師乘青蓋車三公御史大夫以下皆拜

經邦事　秉國均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孔安國注云師天子所法也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有德乃堪之　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毘俾民不迷鄭箋云毘

輔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

毘天子 備國師上詳秉國均注

太師二下詳

熒陰陽 經禮樂上詳三公總載 大戴禮曰天子不喻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樂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今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不法凡是之屬太師之任也

訓帝躬 持國政應劭漢官儀曰平帝元始元年孔光以太師見授太太后曰太師先聖人之後德行醇淑道術通明宜居四輔職訓導帝躬下詳秉國均注

得於磻谿 賜以靈壽史記周文王得吕尚於磻谿以爲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號曰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爲太師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下詳太師二

增獨班 優禮會要元祐元年四月詔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赴闕獨班起居減拜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儀制依

見任宰臣 下

詳上太師一

並除 特拜 朝野雜記曰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潞公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魯公京童貫鄭平樂王紳靖康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中秦申王檜張魯王俊紹興末史會稽王浩嗣秀王伯圭 又曰國朝自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

鞍馬 銅羊 淳化二年遣右正言張康齎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就西京賜之故事非同平章事無生辰國信之例上以普勳舊故特與焉 東都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給宰相俸仍遣其弟齎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處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仍賜銅羊上尊酒禮太師其愛精神以副眷注之意

勳在廟社 名聞華夷 東坡文太師口宣

職守三公 儀刑四海 宋百官志

守三公之職太師居上 分紀唐置太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太師四

原周公 尚書召公爲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張禹 前漢以論語教授成帝 教事喻德 禮記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天遺汝師 六韜文王卜畋史卜卦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 民具爾瞻 詩赫赫師尹 蔚爲帝師 文選 出則有師 禮 冠三公之首 爲四逸之儀 當至聖之朝居太師之任 周寵元勲任先呂尚 漢崇碩德選在孔光 增父師 書畢命王若曰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 師臣 晉書軒轅聖人

仗師臣　維師李德裕行裴度贈太師制寵既極于維師　師台楊大年德而授茂師台

優拜非常例分紀西京留守太保趙普為太師西京養疾以普開國元臣故優拜之非常例

特拜用優禮詳前太師一

也

太師五

增銘唐權德輿太師忠武公渾瑊銘曰北載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幡錫命都府太師閒代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枹兩河轉

戰三秦靈朔郇邠所居必聞出統蕃衛入司徼循時丁阨難節冠羣倫逋誅煽結狂穢宮闈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祲沴乖方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辟勞軍靡有不公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奬是陟樅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隧解原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磬香與

唐無極　又權德輿贈太師崔侁神道碑銘曰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十祀烱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旣堅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俘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乇如夷乃主平糴乃分行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刻獘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

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𡘋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爲傅贈禭之禮侔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璟交饗庭户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輿門天爵人爵蔚然而尊先德蔭之黙如重雲孕和含粹濯潤本根景亳之源圖書之川陽陵帝壇碣礡迴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於碑前

太傅一

原太傅古官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爲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爲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爲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　章帝以趙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乃以爲太傅　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内歸仁徵爲太傅百官總已以聽之恩寵之興莫與爲比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薨則省

胡廣注曰猶古冢宰聽己之義　桓帝踐祚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爲太傅與廣參録尚書事　陳蕃志欲芟夷閹豎以清本朝世亂讒勝用殞厥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

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爲之　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病朝見皆使乘輿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玄玉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有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傅二

原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又曰天子不惠于庶民不信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增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原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爲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　增漢書曰王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云帝

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爲太師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　原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卓茂策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　增東觀漢記曰胡廣爲太傅總録尚書事時年八十而遇事克决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 後漢書曰張禹遷爲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爲太傅 晉書曰何曾爲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劒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原曹植輔臣論曰葢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摭是非典誥總于心而惟

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爲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旣非常加又領非準例也　增後魏書曰淮陽王欣大統中爲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彦作亂冀州詔段歆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彦果園一千畒　後周書曰王盟爲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未甞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

尊重之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中大才劉慶孫長才　宋東都事畧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士遜歸老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月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係年録云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閑退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騎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

罕得見其面云

太傅三

原元老　中庸東觀漢記詔云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為太傅　後漢胡廣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周畢　禹彪史記周成王即位周公畢公並為太傅鄧禹　後漢書鄧禹鄧彪並為太傅　横劒　懸樂後漢書趙憙為太傅皇太子諸王尊畢無別憙乃横劒正色以正之　下見三公　賜杖　奪服後漢書世祖即位卓茂以德行見求時年七十餘拜太傅賜几杖　口口以母憂自乞聽以太傅行三年詔賜牛酒奪服　相天子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孔安國注云傅傅相天子　下詳太傅二　三讓高

録尚書

萬事理應劭漢官儀云和帝冊曰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下詳中庸注

明朝章　戒戎事上詳元老注下詳太傅二　三葉

在位　百官總已上詳元老注下詳三讓注　增大拜　進封職官分紀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儀注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今大拜輔相宜有金石之樂從之　又曰紹興十一年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除太傅進封廣國公又十一月太保樞密使韓世忠除太傅　名冠

天下　志清本朝並詳太傅二

太傅四

原服進賢冠　佩山玄玉晉百官表注云五時朝服進賢冠佩山玄玉官品次第一

也

太傅之任 大戴禮云天子無恩于父母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厚于德不強于行賜與侈于近臣憐愛口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元功之首 應劭漢官儀明帝策書曰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為太傅

坐而議政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傅周三公也蓋奉天子坐而議政無所不統

在位罔愆 應劭漢官儀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愆忠孝彌篤其以禹為太傅

位在三公上 後漢光武徵故高密令卓茂為太傅位在三公之上

與三公絕席 續漢書張禹字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詔禹舍宮內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子康執節淳固 子康卓茂字也詳太傅二

伯

始明解朝章伯始胡廣字也詳初學記　增崇帝傅歐公李昭亮制增其帝傅之崇

奉朝請會要紹興二十一年除太傅仍奉朝請　朝之雋老本紀晉鄭沖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可謂朝之雋老屢以年高告退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並同保傅几杖不朝

行常單馬分紀達奚武拜太傅賤時好華飾及居重位不理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常晝掩一扇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事威儀乎言者慙而退

東山之志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元功之族詳前三讓高注

太傅五

原箴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又王保廙太傅箴曰保傅賢明宗國用寧輔佐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閒乃有潘崇無曰父子無二或容江充志不可解恩不常恃一藥不嘗罪歸許止一時不侍惡延宗子

原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九命篤受

分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庻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

黃耇之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禄於終始五蹈九列

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台光弼六世歴

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未有若公者焉覲皋陶

之闈壼究孔氏之房奥通水源於潤下緐后土於稼穡

訓五品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於混元協太和

乎皇極傳聖德於幼沖率旦奭之舊職　晉孫綽太傅

褚裒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
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運曒察之明玄識
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
獨得膚見莫測其奥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兖
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内會康皇晏駕太后臨
朝總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録尚書事公
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
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

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意疾俛首撫順公
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
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埽司豫廟算以
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勛未捷
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遊亹亹令圖
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
刊高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祜碑曰稟二儀之純靈膺
造化之沖氣文爲詞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

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憖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

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仰叶宸矖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隆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葉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禄父曽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髙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廉劌鍊貞金於鍪鋈於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筞帷帳參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間楚資曲逆之竒仲華訪輿地

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爲大司寇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奸民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歷攸歸表高惠之功臣紀河山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户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爲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戎應變增壘減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戰無廢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

邑增於鄭僑賜樂同於魏絳丹節比司隸之貴緹騎埒金吾之寵座闕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伐征西之勳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應期命世量包川藪道弘兼濟昴宿協符佐旌冥契匪躬諒直武節横厲函殽重險鐘鼎淪覆潛龍勿用瞻烏在屋道贊上台功匡下瀆條教斯理彜倫載睦懋官惟德明試以功既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寶命維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

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騄騠
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
旃三河斥土駟馬開泉丹旐毀宗玄堂啓殯寵贈虛加
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憖
增權德輿為太子太傅貞獻趙憬神道碑曰公保抱之
歲生知色養羈冠之年則無幼志及夫被儒服踐法言
敬直而文肅莊而溫端誠博物錯綜古今非大中至正
不接于心術貞元八年夏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明

年五月轉門下侍郎以厚德載物以全才宣化舉直盡忠敷納詳明正王度之本去一朝之便事有統紀必無面從嘉猷匡言鎮定弘大謙厚而不伐持平而居易闢邪塞違貞厲而不校陟恪始終帝載用和至若睦中外之姻而均其禄賜嚴宗廟之祀而不理第室啓手足之日家無餘財奉終即遠待恩禮而後備難矣哉職奉贊書備詳盛烈俾刻金石聞于無窮銘曰晉有成宣代稱忠勳先正常伯匪躬事君纘服于公爲時獻臣德不踰

開心不違仁貞其所履以翼天子大猷是經中立不倚乃賦明命宜躋遐紀吾道方伸修途遽已緜原蒼蒼寧樹成行令名章章樂石在傍噫嘻太傅之風永代不忘原表陳沈炯為陳太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闕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銜卷口絶平吳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强弩

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鵠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塞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增啓宋楊萬里賀史丞相除太傅啓曰師臣興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勳叶朱衣介幘之祥增黄耳玉鉉之重切以傅者傅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

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雖加
衡紞以槃纓俱匪箕裘之鼎鼐於皇孝廟舊學越王當
淳熈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令專杌之
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
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閒賁然緑綈之新復此青氊之舊
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無敵知儒者之真可久見賢
人之德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
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涣揚始隆絶席之班式舉載輿之

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衮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准用八千兵吏酬謝傅蒼生之志辭齊封三萬户會尋留侯黄石之盟某久累播均遐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成章是以有慶乘雪邉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之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太保一

原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　周成王時召公

爲太保　增周禮曰保氏掌諌王惡諌者以禮義正之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　原應劭漢官儀曰太保古官保養也又曰太保謂保安天子于德義禮記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周禮入則

有保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　光武中興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沖字文和位在三

司上　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

官之職　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衛瓘為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　章綬佩

服冠幘與太傅同　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竇季謀一人而已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保二

原呂氏春秋曰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令王暮年不聽朝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王隱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耆艾元老髙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增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兵騎千百人　原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增崔鴻

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録曰雄畀母凡始字伯敬爲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五代史曰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大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　宋會要曰天禧元年二月司徒平章事王旦加太保　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彦博以太保兼侍中再任彦博辭太保止受所加封再任從之　紹興十年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　紹興十年少師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太保三

原賵刀 賜絹 上見三公注 晉録咸寧二年制故太保王祥司空王基各賜絹五百匹

上公 元老 詳太保一 安天子 諫王惡 詳太保一 任伊尹

職召公 詳太保一 明允篤誠 高行清粹 詳太保二 增訓

護 保衡 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書君奭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訓王

撫士 旅獒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下詳太保二

太保四

原金印紫綬 漢書百官表云太保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 周成王時

召公為之　漢平帝王舜為之東觀漢紀元始元年拜王舜為太保　當垂拱之代　居論道之司　周寵元勲任先召奭　晉推碩德選在王祥　增保安德義孔注尚書太保保安天子於德義　隆道弘治詳前太師二　尚德依仁分紀晉帝詔曰太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　翼贊先皇光濟帝業　同日降制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三公并除雙員

太保五

增碑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昔者王室藩

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爲伯舅元勲懿德姬崇齊魯之封疏爵疇庸漢重韓吴之秩司勲載其弘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紀績廟器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彝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嵩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之秀氣危松擢本且觀後凋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辰昴膺慶風雲玄感者焉公柔順內凝英華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勁之節冠四序而踰秀

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逢門射法遠中戟支養
由箭神遥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
踰艾服任隆台衮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
每以卑恭自牧易簀之言無忘寢瘵城郢之志終於瞑
目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
冠冕彛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
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怛化旌舒夏練
棺陳衛幕北郭人稀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

兹鼎鼐永傳嵩霍　庾信太保鴈門公紇干弘碑曰公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于揖讓之風鳳皇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烏長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誕載之辰星精出昴既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琱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銘曰移茵返葬提柩山行芻靈隴水哀

輓長城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眇眇山河煢煢煢眘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殁哀榮終始

三少總載一

增通典續會要曰周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通典曰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秦漢而下省後周置三孤以貳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元豐釐新官

制於三師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秦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爲次相之任　大戴禮曰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　又曰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

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又曰天子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饑飽而強飢而惏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户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案注餕過其性也惏貪殘也

三少總載二

增史記宋世家問於太師少師注曰少師孤卿比干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六卿　政和間除童貫制極貳公之位叙　宋會要云紹興九年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少傅節度使張俊除少師二十八年少傅節度使楊存中除少師孝宗即位九日少傅四川宣撫使吳璘除少師　紹興六年少保節度使張俊除少傅七年少保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傅　紹興元年少保左僕射吕頤浩罷少保除特進先是頤浩言少保之官自

陛下臨御未甞輕授望追寢成命除一階官故有是詔至七年三月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府儀同三司充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始除少保

三少總載三

增爵弁　皮帛春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注曰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繒也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　孤卿　次傅前漢百官表云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　宋政和間除錢景臻制云玄袞赤舄進次傅之崇名　亞師　次相初寀除楊戩制云俾陟亞師之

列李邦彦除藍從熙制云視秩亞師　下詳三少二　亞傳　亞保初蔡除余深制云俾公洪化越陞亞傅之班　又除余深制云峻陞亞保位孤棘于外朝　貳三公　弼一人並見前

三少總載四

增特揖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　特授宋會要云隆興二年降授特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張浚可罷右僕射特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以浚自劾求去故也　奏事特授宋會要云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張浚特授少傅進封魏國公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入朝奏事繼有　特授進封宋會要云隆興元年十二月左僕射是命信國公陳康伯特授少保大觀文進

封福國公判信州又乾道八年九月左丞相華國公虞允文特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以求去故也

貳公 次相 左棘 列棘 棘位 篆車 辭榮上宰 進位貳公 誕布制麻 晉班孤棘

極貳公之高位 進次傅之崇班

三少總載五

增碑唐蘇頲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曰於戲惟公浚明前典允迪古訓總而成之入則獻規出不言政石建孔光之比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子房充國之亞爲

將軍尊重于位而謝賓容公之不敢專爲丞相開陳其端以歸人主公之不敢伐如是則鏤彝器圖旂常載史官列盟府矣夫翠鷃犀象非不鷙也有其用則不全麟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若乃時已偕用不竭身已康名不滅者既明而且哲也公上惟祖禰傍至功緦項於槐里之閒謹原之右卜其兆圖其域各以族而爲之度焉昔禽息進里奚於秦而繆公之政厚虞丘進叔敖於楚而莊王之力霸故有世祝而代禄焉則我師

臣計功肎子私風小彼秦楚之事大哉韋平之烈謀可久者敢作銘曰稽古陶唐惟帝之初遷虞事夏俾侯而起居盤峻峙令德之祉亦曰縣系誕生君子君子伊何邦之宰臣宰臣伊何秉我洪鈞登于廟堂王躬是保服于戎狄公嘗致討事惟一心恭乃三命從讓頤老歸閒體正天也不憖人之云亡大夫掌域郡公會喪咸陽北坂渭水南渡其如邢山永此防墓

增啓宋鄭雪巖賀鄭少師啓曰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

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崇德報功六驫畀錦鄉
之節勸經瓊上授室國中異數便蕃羣瞻聳動若稽昭
代率重元勲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獻以本鎮而膺
受鉞或爲内相而侈帶圍之詠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
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
某官沈潛而有略真實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爲尊依然
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枝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
方更張于新化爰圖任于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

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襄哉業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丕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爲期受命長矣茀禄康矣某自遊環辟久囿大鈞聞盛事之巍煌倍輿情而忻忭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儀就加舉笏永言頌詠罔旣編摩　李梅亭賀史丞相除少傅啓曰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克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周之化始

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恭惟某官直方

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察

鑒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匕鬯主器之治

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功真恨於無官剗如拔去凶邪收

洪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

非常之原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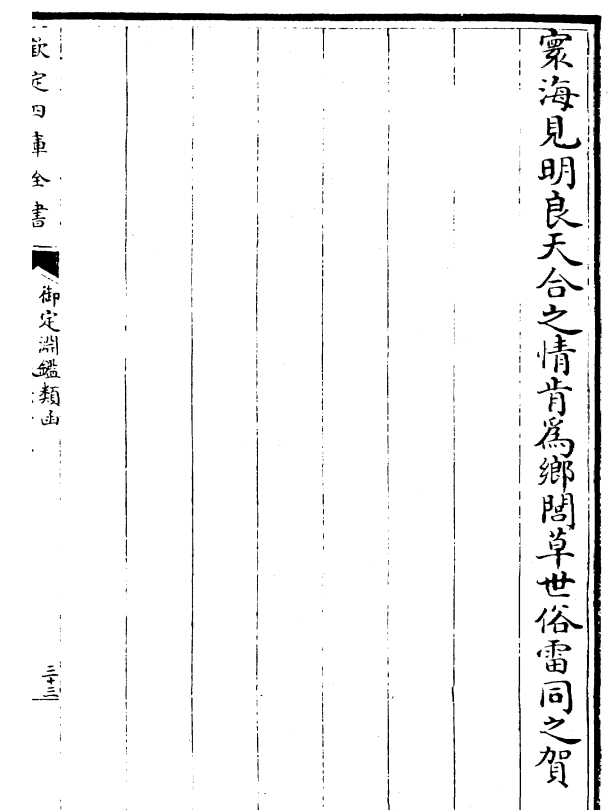
於貳公惟時亞保之休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

萬乘之宴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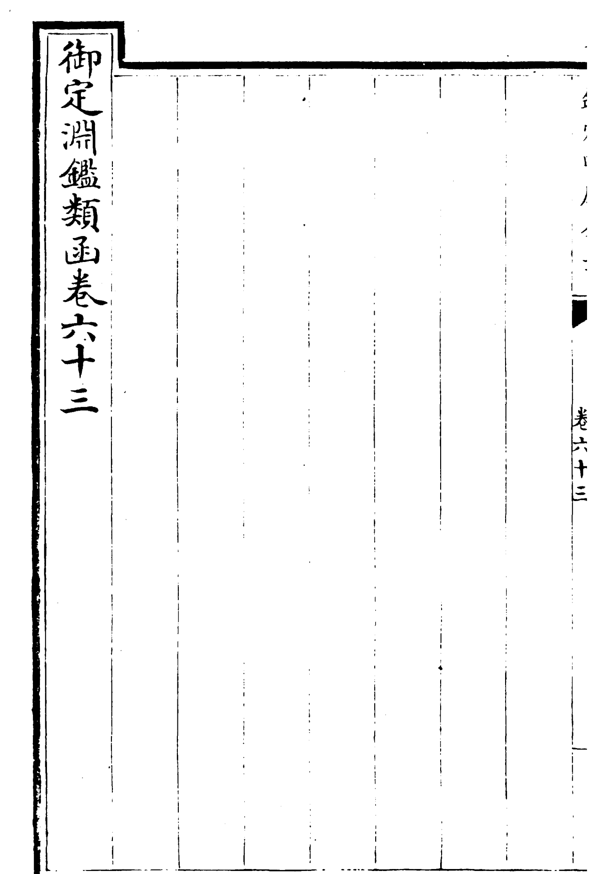
錫豈盡荅於元勲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高
宗獨稱於德壽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
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覲文王之耿光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某欣逢盛典倍激歡悰歌芘士之詩敢
忘燕雀之賀厦作得賢之頌或儔蟋蟀之吟秋　陳篔
窗賀錢少保啓曰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爲碩輔
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枌榆之創見尊榮廟
社開闢江山切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爲名節之全善始

善終者所以為寵靈之備歷覩往事多媿此言或朶頤鐘鼎而不為閒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既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既不較於升沈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漢韋平之勲庸早陟黄扉誠欲扶於民命晩投緑野正不係於身謀葢陽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既行

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顕壓鴻冥寥邈自適於逍遥之境永遊於安利之淵奈盛名愈抑而愈高聖主彌踈而彌睠惟朝綱肅静則思更化之人惟邊報安寧則念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亦何愛於褒恩不少伸于别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娱氣序使日月侔其不老而乾坤與之俱閒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鳳比復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



裒海見明良天合之情肯爲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四 宰相

宰相一

原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虞舜臣堯 為堯時臣 舉八凱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為八凱即垂益禹臯陶之倫也庭堅則臯陶字 使主后土 后土地官

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揆度成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爲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伊尹號爲阿衡仲虺臣名爲湯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傅說于是禮命立以爲佐相使在左右也周時呂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茂爲左疾爲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爲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爲相國

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幾秦初有左右荀悦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緑綬高帝三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書之誤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至哀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

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爲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今顧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師長帝從之

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爲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爲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爲平津侯其後爲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到光武絶不復侯武自以際會授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爲丞相史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

白事敎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爲上相是也

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

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其迎謁者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下立乃升車也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後漢三公疾令中黃門問疾魏晉即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爲上中下矣非必繫於米也蕭何爲相國將薨舉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承相史史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事事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又田
蚡爲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儒由是興　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主
旬月取宰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　又宣帝時丙吉
字少卿爲丞相尚寛大好禮義掾吏有罪不稱職輒與長
休告終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
所懲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
用爲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是官屬掾吏務掩過
揚善吉嘗出逢羣鬬者死傷横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
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
問吉吉曰人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
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以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又韋賢
字長孺爲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也　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
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又薛宣爲丞

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三公復爲宰相矣前代丞相有蒼頭字宜禄至漢代有所關白則叩閣呼宜禄遂以爲常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爲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黄初元年改爲司徒吳有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

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爲之（晉景帝）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爲之（晉文帝）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爲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

丞相復爲司徒府相國丞相皆衮冕綠盭綬盭音隸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盭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爲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爲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爲贈官或則不置自爲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眞爲宰相者不必居

此官 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爲中書監令並掌機密 晉武帝詔以荀勗爲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 張華爲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 東晉庾亮庾氷相次爲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氷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殷浩爲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爲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 謝安爲中書監録尚書省事 宋文帝初徐羨之爲司空録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爲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爲侍中左衛將軍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爲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徵輔政以爲侍中司徒録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等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母憂去職後徵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

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　沈演之爲侍中衞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衞俱爲優重此葢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齊王儉爲侍中尚書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葢自況也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　梁何敬容初爲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勉爲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遷爲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爲宰相後敬容屢轉他官參掌如故　又王訓爲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彦回宋明帝時爲侍中　又周舍卒後朱异爲散騎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軌爲中書令尋授司空自以勲庸歷登台鉉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録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爲宰相也然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爲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内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則

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自逸何敬容獨勤庶務爲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唯卞壼以臺閣機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嘗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起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覬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衆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而更何國體之識理見譏薄俗者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理萬機時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爲樞密之任說在侍中篇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爲左

右各置府寮然而爲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爲侍中趙彦琛元文遥和士開同爲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爲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官隋有内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爲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柳述爲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尚書左僕射亦不爲宰相其間或改爲納言内史左相右相黄門監紫微令等名其本即侍中中書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加平章事方爲宰相見僕射篇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

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崇弘道之際裴炎爲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爲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爲中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按此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三品耳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爲侍中中書令者即更不言

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置敕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真

自先天之前其員頗多景隆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爲限

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歷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户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禄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勲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録每月封送史舘謂之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

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
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事增德宗時常袞爲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
爲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
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
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
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
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

言可貶令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爲欺罔大駭乃貶衮爲潮州刺史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爲之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焉（國初范質昭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此三相例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臣兼之宋仍唐制）參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一等乾德二年以趙普爲相上欲爲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爲對時薛居正爲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爲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不宣制押班蓋未欲遽用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則平章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參政押敕齊銜行並馬自寇準始後遂不易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

者敕末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虚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敕上從之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

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爲首相者不復與朝廷議論時王珪蔡確俱爲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遂以兩僕射行三省事而確爲次相專政珪不復預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爲左右僕射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今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

書右僕射今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令删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位即合爲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

三年始除三貟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纔旬月獨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遼北面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

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召北府宰相蕭塔喇噶南府宰相漢王托卜嘉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俱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

爲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

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

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

父祖權尚書禮部党懷英言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

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

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

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廊廡出入宣宗

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　元宰相

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𠛬太宗始置右丞相一員左丞相一員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相凡二員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丞之名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諭昂吉爾

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爾

縱有功宰相非可覬回回中如阿哈瑪特阿里皆才任宰

相南人如吕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　明宰

相建置沿革詳内閣大學士中

宰相二

增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

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

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年燕政大治哀
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原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說
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
樗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爲丞相
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樗里益
尊　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
六年而冉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
時干說昭王昭王用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

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李斯爲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

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爲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吕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户卒五百人爲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爲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輙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説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皆歎　又曰樊噲爲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又曰王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吕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年百歲餘乃卒　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洽背愧不

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振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

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逺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丞相 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漢書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 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爲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爲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户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賔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蔡義河内人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上疏

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爲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後敢入　又曰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又曰王商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

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宰相也　又曰王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　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爲丞相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黒轓騎者戈綘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録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曰黄閤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

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爲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騂騩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增蜀志曰諸

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

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又曰顧雍爲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或爲右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

光赫之寵踦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晉書曰山濤羪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唐書曰杜景儉

為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

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　又曰貞元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

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隶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鍔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别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廹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寢　又曰韋處厚爲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决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

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勲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

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勲髙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數奏人不敢横議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　因話録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

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又曰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髙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横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　宋史曰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黒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

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宫普立宫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又曰太宗欲相吕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又

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彦博與弼同名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黄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又曰韓琦爲

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又曰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

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
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　又曰司馬
光巳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
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
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
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
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又曰馬廷鸞

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赫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咸

達布激怒皇叔爲珍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聶赫珠紳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强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帝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寛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又曰元阿薩爾因言故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奏事畢事丞相必用蒙

阿薩爾任左丞相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博迪咱為右丞相古勳臣阿薩爾西

宰相三

原阿衡　補袞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衡平也

帝賚　嶽降高宗夢得說曰夢帝賚予良弼乃俾以形之言能補君之闕

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開閣　杜門公孫弘為惟肖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東閣門以招賢　王　周召　蕭曹旦奭蕭何為相陵周勃謝病杜門　漢丞相開

為法較若畫一曹　鼎鉉　巖廊易鼎黃　為股肱參代之守而勿失　耳金鉉　曹參代之曰蕭何

乞骸骨 君之卿佐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又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韋賢張禹爲丞相並請老乞骸骨賜金百斤

伐西蜀 **擊匈奴** 張儀爲丞相將兵二十萬隨金牛道伐西蜀 漢文帝時匈奴侵入北地丞相灌嬰擊之

秉國均 **執政柄** 詩秉國之均

翊萬樞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虞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胡傳隱元年調元者宰相之事

股肱 **喉舌** 虞書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詩大雅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鼎臣 **堂老** 姑臧集謂宰相爲鼎臣 唐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

黃閣 **黑輜** 漢舊儀丞相廳事閣曰黃閣鄭玄注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 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輜所以異車服

于百辟也

風流　清白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宋慶歷中杜衍爲相苞苴貨殖不敢到門時號清白宰相

探丸　夾筋

唐宣宗命相必擇中外有人望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唐廢帝欲置相悉書有清望官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筋夾之首得盧文紀遂相之

判百日　遲十年

劉賓客嘉話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復蘇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相吏曰天符已下數目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　宋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金鈹銀青　玄冕赤舄

唐劉禹錫代上平章事奏

金鉉重名銀青貴服 唐杜佑碑爰從鼎位光贊大猷玄冕赤舄在帝左右

道問喘牛

廳容旋馬 上見三公 李沆爲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祠廳事則已寬矣

心卑體恭 辭和氣平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祿益厚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韓魏公別錄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不媿科名 大耐官職

宋進士由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不媿科名京宜州之龍水人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宜州今慶遠府

宜山縣　言行録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絶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使人至厨中問有饋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覽鏡成字　宋璟未第時覽鏡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業

夢碑列名　劉賓客嘉話録唐杜相鴻漸之父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其子爲鴻漸因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

紗籠護像

金榜書名　唐李藩字叔翰未仕時問卜于葫蘆生生曰公是紗籠中人藩

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害也後藩至元和中果拜相　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包容仁傑　師服王曾　唐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于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韓魏公琦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唯師服王曾

味道兩端　王珪三旨　唐書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宋史王珪字禹玉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

裴度雅量　楚材

名言　唐敬宗寶歷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已于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且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元耶律楚材爲相每陳民生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函中龍骨　橋上鵑聲　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于側侍人以爲裴氏之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　宋治平時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不二十年上用南人作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上用王安石雍言果驗

再升三入　十拜四登　宋璟謝表再升台座三入冢司又職源唐

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宋朝三入者呂蒙正趙普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皆再入王曾前後輔政十年王旦爲相一紀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師壇

二十四考　九十八族

唐汾陽王郭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節度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調和兩宮　分領三館

宋真宗得風疾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劉氏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太子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承間言之后深納焉　乾德三年趙普監修國史宋朝因唐及五代故事命宰相分領三館首相爲昭文殿大學士其次爲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院大學

士

光輔三后　逮事四朝　宋韓琦魏公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社稷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于大寧公之力也　宋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蒙正一能　司馬六語　呂蒙正為相常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曰大人為相天下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　太后遣內侍問司馬光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

封還內降　不用容啟　宋杜衍為相每內有降率寢格不行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

行不可告之而止者過於所封還也　宋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讒則佞臣嘗惡之

私第見客　夾袋求賢

初唐德宗猜忌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裴度爲相奏云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呂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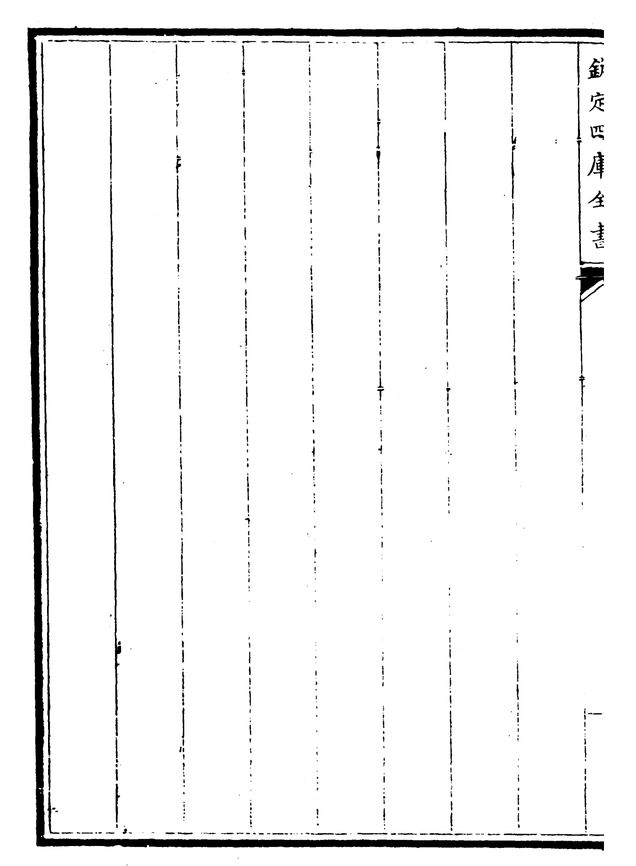
死蝗不賀　老鳳尚蹲

長編李沆爲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請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東軒筆錄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年雖甚高而精神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未幾公亦去又宋時以丞相爲老鳳翰林學士爲大鳳紫微舍人爲

鳳小兒童皆誦 官妾不知宋楊萬里嘗遺施聖與書曰司馬公盛德大業丕績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于斟酌元氣調和鼎羹怭然有所無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之所與知也又蘇東坡以詩賀司馬光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按聖與點字也下詳

前宰相二字賜商英 詩示趙鼎宋朝實録時久旱不雨彗星出張文忠公商英拜相之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霖二大字賜之 言行録趙鼎爲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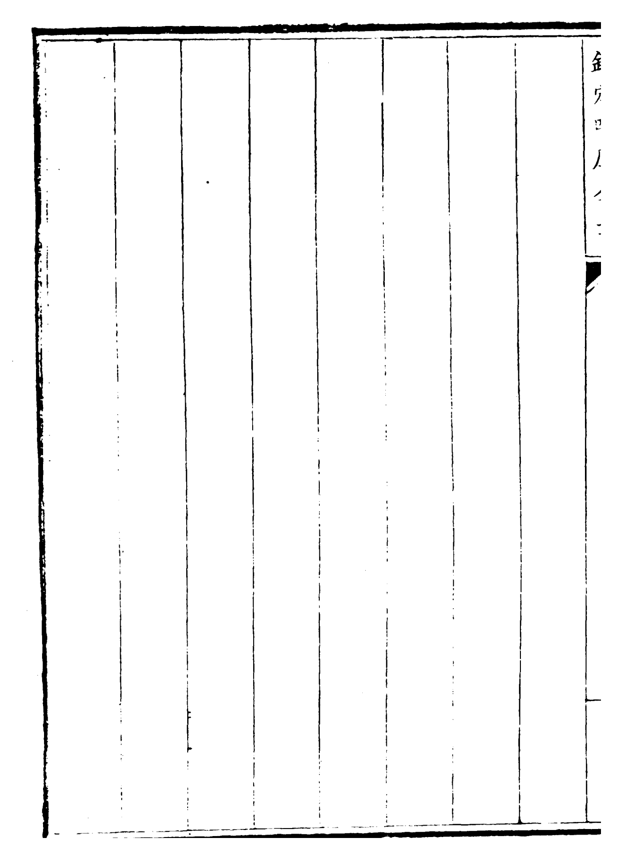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四第十二頁後二行塔喇噶舊作塔烈葛　又托卜嘉舊作貼不及　十三頁後八行昂吉爾舊作昂吉兒　二十八頁前八行聶赫舊作粘合　又舒穆嚕咸達布舊作石抹咸得卜　又後一行烏珍舊作斡真　二十九頁後二行博迪咱舊作伯荅沙今並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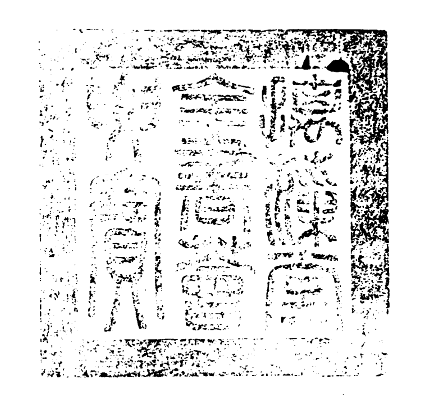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三第二十五頁前五行歲德在寅刋本寅訛宫據庚子山集改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是皆非常之原刋本原訛元

按此係用司馬相如句今據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